



東漢書疏卷之三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和帝

張奮

字稚通純  
子司空

上疏勸興禮樂疏

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  
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  
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脩外  
樂以制內丘已矣夫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手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眾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

再上疏

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詔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謙令大

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大尉

日食上封事

是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

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  
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  
放下利器不可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  
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  
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  
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今大將軍雖  
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  
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侍報雖奉符璽受  
臺勅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  
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

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永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  
先節過望不虧此臣天駟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  
未深覺悟故天重見山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  
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  
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  
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  
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  
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  
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  
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

東漢書  
貢獻大將軍雖云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  
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爲姦  
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  
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  
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竇憲

外戚大將軍

上皇太后疏

和帝即位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  
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

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

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  
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大公在  
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  
舉無過事

自禮記以下至此皆大戴禮之文

孝昭皇帝八歲即位

大臣輔政亦選名儒常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  
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  
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  
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  
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  
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

東漢書  
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  
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

劉愷

字伯豫般  
之子司徒

議行喪禮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喪由是內  
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不  
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  
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愷獨議

曰

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

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  
百姓宜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  
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  
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

何敞

上疏諫濟南王康

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貨  
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  
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永元初國  
傳何敞上疏諫康曰

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  
民人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  
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

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

也臣臺而今奴婢廐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

蠶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

觸犯防禁費以巨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

木勝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

故楚作章華以凶楚靈王成章華臺後卒被殺吳興姑蘇而滅

姑蘇臺一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今數游諸第晨夜

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

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

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敬乃敢安心自

保惟大王深慮愚言

上封事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

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

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

鄭武姜之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小子叔段莊公立武姜請以京封叔段謂之京

城太叔後武衛莊公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庶姜引以襲鄭

禁大夫石碣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莊公不從及卒適子桓公立州吁刺殺桓公而篡其位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

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

蘇秦曰飢人之所

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

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

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

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

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

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倡誅戮無罪肆

心自快今者論議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

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

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襄申伯之功

申伯周宣王元舅也有令

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

如憲等陷於罪辜則取陳平周勃順

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啟區區誠

欲計策兩安絕其縣縣塞其涓涓

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

河縣縣不絕或成網羅也

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

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

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臣伏惟累

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

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

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



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  
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實氏之福

班超

乞歸中土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  
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  
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  
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  
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

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  
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  
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  
生在令勇目見中土

張俊

蜀郡人  
尚書郎

上書陳謝

俊下獄當死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書奏  
而獄已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鄧太后詔  
馳騎以減死論俊上書謝曰

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

東漢書 卷之三  
鞠遣歐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以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槨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

徐防

字謁 御史大夫

疏論經術

防以五經文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

學上疏曰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

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  
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  
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  
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  
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  
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  
失或久差可矯革

袁安

字邵公汝南汝陽人

諫立北虜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

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  
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  
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  
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  
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  
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  
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  
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  
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  
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

東漢書  
卷之三  
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奮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魯恭

字仲康扶風平陵人司徒

諫擊匈奴

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陲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

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  
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  
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  
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  
氣爲之舛錯况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  
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  
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  
錯亂天氣汗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  
已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家給  
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

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  
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  
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  
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  
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  
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永平十六年竇固祭彤耿秉來  
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乎衍王彤白  
坐不至涿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爲庶人也  
山之難不絕如縋白山即天山也公羊傳都護陷  
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  
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柰何復欲襲其迹不顧

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  
分部督趣趣音促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  
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  
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  
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  
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  
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 諫盛夏斷獄

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  
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蒸上疏諫曰

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  
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  
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  
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  
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賤之化因以盛夏  
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  
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  
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  
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始用事經曰  
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

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况於逮召考  
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今始夏百  
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  
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  
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  
其食挺猶寬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  
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  
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  
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  
以清矣

魯丕

字叔陵恭弟侍中

疏論經術

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  
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  
幘履鞮衣一襲丕因上疏曰

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  
前無所甄明甄別也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  
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  
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  
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

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  
 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  
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在位咎繇戒禹曰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在知人禹曰吁威若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時惟帝其難之是相誠也  
 下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  
子為武王陳洪範九疇之義  
 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觀乎人文化成天子無逸立政二篇以戒成王箕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司隸校尉

上疏請誅竇瓌

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

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  
 雀按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辟學無經術而  
 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  
 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眾不道當伏誅戮而  
 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燭火  
 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呂產專  
 竊之亂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  
 萬夫之惑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尚書令

疏辭東郡大守



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筭錄遭值  
太平先人餘福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借累任遂  
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効死誠不意悟卒被非  
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  
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  
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  
端首至為尊要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  
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願乞餘恩留備  
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以畢臣香蠖  
蟻小志誠瞑目至願土灰極榮

樊準

字幼陵湖陽人光祿大夫

上疏勸興文學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  
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  
中興群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  
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  
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  
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  
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  
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

東漢書 卷之三  
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  
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燕  
會則論難行行共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  
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  
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  
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  
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  
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  
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寒寒之忠習諫  
譏之辭文史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

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  
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  
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  
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  
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  
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  
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 災異疏

臣聞傳曰饑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春秋穀梁傳  
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群神禱而不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寔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

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

梁節王暢

上疏謝過

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

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

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  
以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  
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  
曲平不聽有司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  
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爲臣收汗天下誠無氣以  
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  
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  
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敦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  
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  
自選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

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  
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旣得生活誠無心  
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  
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今天  
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  
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  
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  
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  
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  
量所留於臣暢饒足

東漢書

班昭字惠班彪女超妹曹

上書請歸班超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

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勾超

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也懼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事見史記衛姬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妾愚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

上鄧太后疏

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蕩蕩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效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為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

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  
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  
不足采以示蟲螳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

梁嫔

梁竦女南陽樊調之妻

上書自訟

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  
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竇憲兄弟所見譖訴  
使妾父竦寃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  
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  
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群物得所憲兄弟姦

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  
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  
榮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  
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寃不可復生母氏年  
殊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  
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

郭玉

廣漢雒人太醫丞

對醫

時玉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  
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

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豪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爲不愈也。

東漢書疏卷之三終



